

人草稻



世界少年女學叢刊

話 童

XX

人 草 稻

本叢刊分列九類

事	故
說	傳
話	神
話	童
說	小
言	寓
歌	詩
本	劇
略	述
	著
	名

pn
29
4
3
3

人 草 稻

著 鈞 紹 葉



海 上
店 書 明 開

1933



世界少年文學叢刊

“稻草人”

民國二十一年八月月初版

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三日版

有著作權

*

不許翻印

實價大洋六角

(外埠酌加寄費)

著者 葉紹鈞

發行 杜海生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印刷 美成印刷公司
上海東熙華德路

分發行所
南京廣州北平漢口長沙
開明書店分店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八十五號
開明書店

(少578)

序

聖陶集他最近二年來所作的童話編成一集，把末後一篇的篇名稻草人作為全集的名稱。他要我作一首序文。我是很喜歡讀聖陶的童話的，而且對於他的童話久已想說幾句話，現在就乘這機會在此寫幾個字；不能算是稻草人的介紹，不過略述自己的感想而已。

丹麥的童話作家安徒生 (Hans Andersen) 曾說「人生是最美麗的童話」(“Life is the most beautiful fairy tales.”) 這句話，在將來「地國」的樂園實現時，也許是確實的。但在現代的人間，這句話至少有兩重錯誤：第一，現代的人生是最足使人傷感的悲劇，而不是最美麗的童話；第二，最美麗的人生即在童話裏也不容易找到。

現代的人受到種種的壓迫與苦悶，強者呼號着反抗，弱者只能絕望地微喟。有許多

不自覺的人，像綠草一樣，春而遍野，秋而枯死，沒有思想，也不去思想；還有許多人住在白石的宮裏，夏天到海濱去看蕩漾的碧波，冬天坐在窗前看飛舞的白雪，或則在夕陽最後的淡光中，徘徊於叢樹深密流泉激濺的幽境裏，或則當暮春與清秋的最佳時，弄棹於遠山四圍塔影映水的綠湖上；他們都可算是幸福的人。他們正如一幅最美麗的畫圖，誰會見了這幅畫圖而不留戀呢？然而這不過是一幅畫圖而已。在真實的人生裏，雖也時時現出這些景象，但只是一瞬間的幻覺；而牠的背景，不是一片荒涼的沙漠，便是灰闇的波濤洶湧的海洋。所以一切不自覺者與快樂者實際上與一切悲哀者一樣，都不過是沙漠中隻身旅行海洋中隨波逐浪的小動物而已。如果拿了一具大顯微鏡，把人生仔細觀察一下，便立刻現出克里卜萊·克拉卜萊 (Cribbly Crabbly)。(1) 老人在一滴溝水裏所見的可怕現象：

所有幾千個在這水裏的小鬼都跳來跳去，互相吞食，或則彼此互相撕裂，成爲片片……這景象如一個城市，人民狂暴地跑着，打着，競爭着，撕裂着，吞食着。在

底下的想往上面爬，乘着機會爬在上面的卻又被壓下了。有一個鬼看見別個鬼的一條腿比他長，便把牠折下來。還有一個鬼生一個小瘤在耳邊。他們便想把牠取下來，四面拉着他，就此把他喫掉了。祇有一個小女兒沈靜地坐着，她所求的不過是和平與安寧。但別的鬼不願意，推着她向前，打她，撕她，也把她喫掉了。

正如那向這顯微鏡看着的無名的魔術家所說的，「這實是一個大都市的情況。」或者更可以加一句，「這便是人生。」

如果更深邃地向人生的各方面看去，則幾乎無處不現出悲慘的現象。如聖陶在克宜的經歷裏所說的：在商店裏，在醫院裏，在戲館裏，所有的人都是皮包着骨，臉上沒有血色，他們的又細又小的腿脚正像雞的腿脚；或如他在畫眉鳥裏所說的：有腿的人卻要別人拉着，拉的人額上滲出汗來，像蒸籠的蓋，幾個周身蒙了油膩的人終日在沸油的鑊子旁爲了客人的吩咐而作工，唱歌的女孩子面孔漲得紅了，在迸出高聲的時候，眉頭皺了

好幾回，顴骨上面的筋也漲粗了，她也是爲了他人唱的。雖然聖陶曾讚頌田野的美麗與多趣，然而他的田野是「將來的田野」。現在的田野卻如稻草人裏所寫的一樣，也是無時無處不現出可悲的事實。

所謂「美麗的童話的人生」在那里可以找到呢？現代的人世間，那里可以實現「美麗的童話的人生」呢？

恐怕那種美麗的幸福的生活祇在最少數的童話裏才能有罷。而那種最少數的美麗的生活，在童話裏所表現的，也並不存在於人世間，卻存在於蟲的世界，花的世界裏。至於一切童話裏所表現的「人」的生活，仍多冷酷而悲慘的。

我們試讀金斯萊 (Charles Kingsley) 的水孩 (Water Babies)，掃烟囱的孩子 湯姆 (Tom) 在人的社會裏所受的是何等冷酷的待遇。再試讀王爾特 (O. Wilde) 的安樂王子，燕子飛在空中所見的是何等悲慘的景象。少年皇帝 (二) 在夢中所見的又是何等的景象。沒有，沒有，童話中的人生也是沒有快樂的。正如安徒生在他的一個母親的故事

裏所述的，母親的孩子給死神抱去了，她竭盡力量想把他抱回，但當她在井口看見孩子的將來的運命時，她便叫道，「還是帶他去好！」現代的人生就是這樣。

聖陶最初動手作童話在我編輯兒童世界的時候。那時，他還夢想一個美麗的童話的人生，一個兒童的天真的國土。我們讀他的小白船，傻子，燕子，芳兒的夢，新的錶及梧桐子諸篇，顯然可以看出他努力想把自己沈浸在孩提的夢境裏，又想把這種美麗的夢境表現在紙面。然而，漸漸地，他的著作情調不自覺地改變了方向。他在去年一月十四日寫給我的信上曾說，「今又呈一童話，不識嫌其太不近於『童』否？」在成人的灰色雲霧裏，想重現兒童的天真，寫兒童的超越一切的心理，幾乎是個不可能的企圖。聖陶的發生疑惑，也是自然的結果。我們試看他後來的作品，雖然他依舊想用同樣的筆調寫近於兒童的文字，而同時卻不自禁地融化了許多「成人的悲哀」在裏面。固然，在文字方面，兒童是不會看不懂的，而那透過紙背的深情，兒童未必便能體會。大概他隱藏在他的童話裏的「悲哀」分子，也與柴霍甫（A. Tchekhov）在他短篇小說和戲曲裏所隱藏的一樣，

漸漸地，一天一天地濃厚而且增加重要。他的一粒種子，地球，大喉嚨，旅行家，鯉魚的遇險，眼淚等篇，所述還不很深切，他還想把「童心」來完成人世間所永不能完成的美滿的結局。然而不久，他便無意地自己拋棄了這種幼稚的幻想的美滿的「大團圓」。如畫眉鳥，如玫瑰和金魚，如花園之外，如瞎子和聾子，如克宜的經歷等篇，色彩已顯出十分灰闇。及至他寫到快樂的人的薄幕的破裂，他的悲哀已造極頂，即他所信的田野的樂園此時也已摧毀。最後，他對於人世間的希望便隨了稻草人而俱倒。「哀者不能使之歡樂，」我們看聖陶童話裏的人生的歷程，即可知現代的人生怎樣地淒涼悲慘；夢想者即欲使牠在理想的國裏美化這麼一瞬，僅僅一瞬，而事實上竟不能辦到。

人生的美麗的生活在那里可以找到呢？如果「地國」的樂園不曾實現，人類的這個尋求恐怕永沒有終止的時候。

寫到這里，我想，我們最好暫且放下這個無答案的冷酷的人生問題，轉一個方向，談聖陶的藝術上的成就。

聖陶自己很喜歡這童話集；他曾對我說，「我之喜歡稻草人，較隔膜爲甚，所以我希望稻草人的出版也較隔膜爲切。」在稻草人裏，我喜歡閱讀的文字，似乎也較隔膜爲多。雖然稻草人裏有幾篇文章，如地球旅行家等，結構上似稍幼稚，而在描寫一方面，全集中幾乎沒一篇不是成功之作。我們一翻開這集子，就讀到：

「一條小溪是各種可愛東西的家。小紅花站在那里，只是微笑，有時做很好看

的舞蹈。綠草上滴了露珠，好像仙人的衣服，耀人眼睛。溪面鋪着萍葉，矗起些桂黃的萍花，彷彿熱帶地方的睡蓮——可以說是小人國裏的睡蓮。小魚兒成羣來往，針一般地微細，獨有兩顆眼珠大而發光。」

小白船

這是何等移人的美妙的敘述呀；當我們閱讀時，我們的心似乎立刻被帶到一條小溪之旁，站在那里賞玩這種美景。然而還不止此，如果我們繼續讀下面的幾段：

「許多梧桐子，他們真快活呢。他們穿了碧綠的新衣，一齊站在窗沿上游戲。四面張着綠綢的幕；風來時，綠綢的幕飄飄地吹動，像個仙人的住宅。從幕的縫裏，

他們可以看見深藍的天，天空的飛鳥，仙人的衣服似的白雲；晚上可以看見永久笑嘻嘻的月亮，美眼流轉的星，玉橋一般的銀河，提燈游行的螢蟲。他們看得高興，就提起小喉嚨唱歌。那時候隔壁的柿子也唱了，下面的秋海棠也唱了，階下的蟋蟀也唱了。」

梧桐子

「溫柔而清淨的河是鯉魚們的家鄉。日裏頭太陽光像金子一般，照在河面上；又細又軟的波紋彷彿印度的細紗。到晚上，銀色的月光，寶石似的星光，蓋着河面的一切；一切都穩穩地睡去了，連夢也十分甜蜜。大的小的鯉魚們自然也被蓋在細紗和月光星光底下，生活十分安逸，夢兒十分甜蜜。」

鯉魚的遇險

「春風來了，細細的柳絲上不知從什麼地方送來些嫩黃色，定睛看去，又說不定是嫩黃色，卻有些綠的意思。他們的腰好軟呀。輕風將他們的下梢一順地托起，姿勢整齊而好看。默默之間，又一齊垂下了，彷彿小女郎梳齊的頭髮。」

「兩行柳樹中間，橫着一道溪水。不知由誰斟滿了的，碧清的水面幾與岸道相

平。細的勻的縐紋好美麗呀。彷彿固定了的，看不出波波推移的痕跡；柳樹的倒影清清楚楚可以看見。岸灘紛紛披着綠草，正是小魚們小蝦們絕好的住宅。水和泥土的氣息發散開來，使人一嗅到便想起這是春天特有的氣息。溫和的陽光籠罩溪上，更使每一塊石子每一粒泥砂都有生活的歡樂。」

花園之外

我們便不知不覺地驚奇起來，而且要帶着敬意讚頌他的完美而細膩的描寫。實在的，像這種描寫，不僅非一般粗淺而誇大的作家所能想望，即在隔膜裏也難尋到同樣的文字。

在描寫兒童的口吻與人物的個性方面，稻草人也是很成功的。

在藝術上，我們實可以公認聖陶是現在中國二三個最成功者當中的一個。

同時稻草人的文字又很淺明，沒有什麼不易明瞭的地方。如果把這集子給讀過四五年書的兒童看，我想他們一定很歡迎的。

有許多人或許要疑惑，像瞎子和聾子及稻草人，畫眉鳥等篇，帶着極深摯的成人的悲哀與極慘切的失望的呼聲，給兒童看是否會引起什麼障礙；幼稚的和平純潔的心裏

應否即投入人世間的擾亂與醜惡的石子。這個問題，以前也曾有許多人討論過。我想，這個疑惑似未免過於重視兒童了。把成人的悲哀顯示給兒童，可以說是應該的。他們需要知道人間社會的現狀，正如需要知道地理和博物的知識一樣，我們不必也不能有意地加以防阻。

這童話集裏附有不少美麗的插圖。這些圖都是許敦谷先生畫的。我們應該在此向他致謝。有這種好圖畫附印在書本裏，在中國，可以說此書是第一本。

鄭振鐸，

一九二三，九五。

(一)見安徒生的一滴溝水。

(二)見王爾特的少年皇帝。

篇

目

小白船	一
傻子	二
燕子	三
一粒種子	三
地球	四〇
芳兒的夢	四六
新的錶	五六
梧桐子	六七
大喉嚨	七五
旅行家	八三
富翁	九四

鯉魚的遇險	101
眼淚	115
畫眉鳥	125
玫瑰和金魚	135
花園之外	145
祥哥的胡琴	155
瞎子和聾子	166
克宜的經歷	180
跛乞丐	191
快樂的人	205
小黃貓的戀愛故事	226
稻草人	235



小白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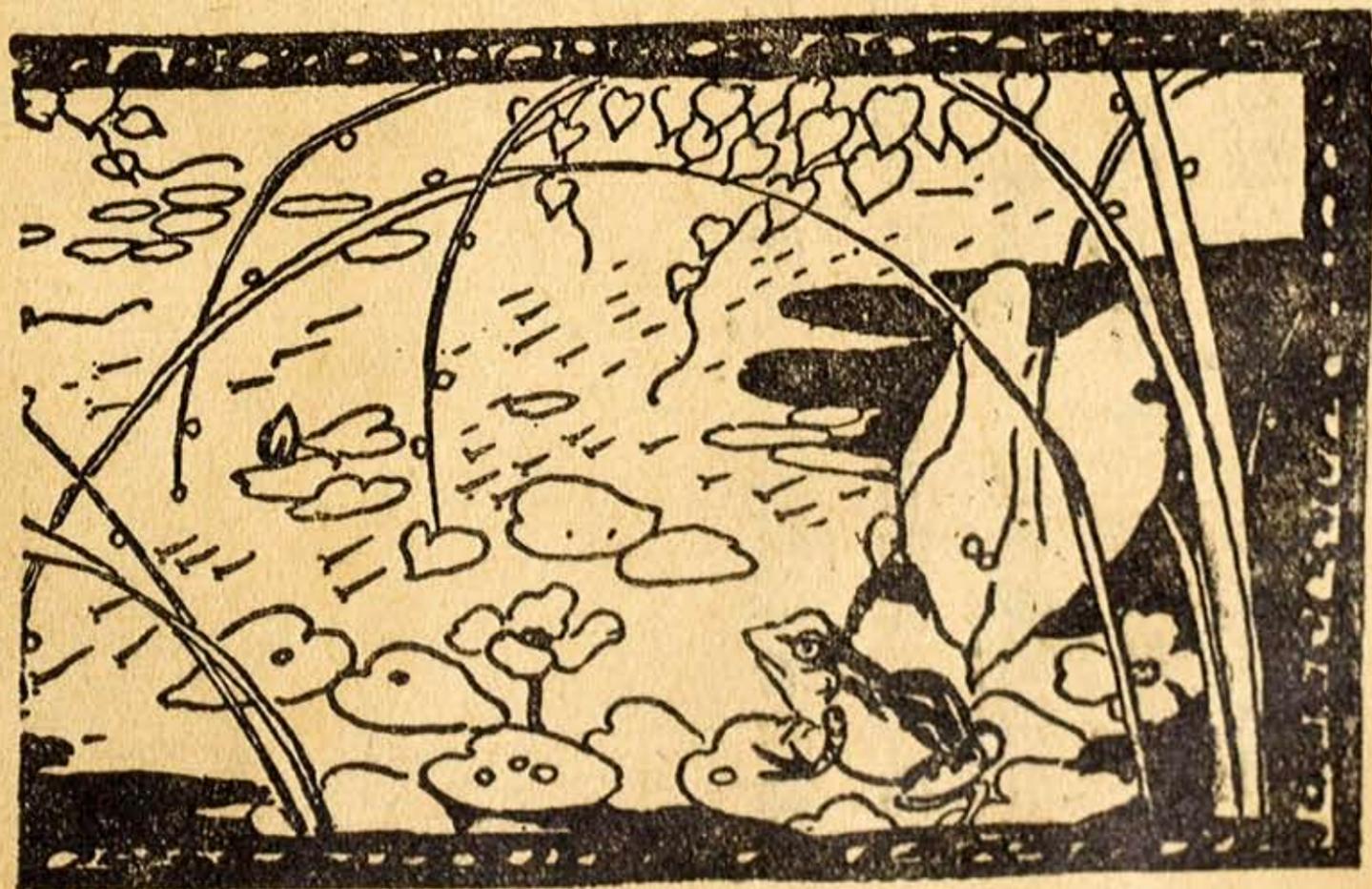
一條小溪是各種可愛東西的家。小紅花站在那里，只是微笑，有時做很好看的舞蹈。綠草上滴了露珠，好像仙人的衣服，耀人眼睛。溪面鋪着萍葉，蟲起些桂黃的萍花，彷彿熱帶地方的睡蓮——可以說是小人國裏的睡蓮。小魚兒成羣來往，針一般地微細；獨有兩顆眼珠大而發光。青蛙兒老是睜着兩眼，像在那里看守的樣子，大約等待他的好伴。

溪面有極輕的聲音——水泡破碎的聲音。這是魚兒做出來的。他們能夠用他們的特別方法奏這奇異的音樂。「潑刺……潑刺」他們覺得好聽極了。

他們就邀着小紅花一起舞蹈；綠草因為誇耀自己仙人的衣服，也跟了上來；小人國裏的睡蓮喜得輕輕地抖動；青蛙兒看得呆了，不知不覺，隨口唱起歌來。

溪上一切東西更覺得有趣可愛了。

小溪的右邊，泊着一條小小的白船。這是很可愛的白船，船身全是白色，連舵、槳、篷、帆都是白的；形狀正像一支梭子，狹而長。這條船不配給胖子坐的。倘若胖子跨上去，船身一側，就會掉下水去。也不配給老人坐的。倘若老人坐了，灰黑色的皮膚，網一般的額紋，同美麗的白色配合在一起，一定使老人羞得要死。這條小船止配給玲瓏美麗的小孩子坐的。



這時候兩個孩子走向溪邊來了。一個是男孩子，穿着白色的衣服，面龐紅得像蘋果。一個是女孩子，穿着同天一樣的淡藍色的衣服，也是紅潤的面龐，更顯得細潔。

他們兩個手牽着手，用輕快的步子走過小林，便到了溪邊，跨上小白船。小白船穩穩地載着他們兩個，彷彿有驕傲的意思，略微擺了幾擺。

男孩子說，「我們且在這裡坐一會罷。」

「好，我們看看小魚兒，」女孩子靠着船舷回答。小魚兒依舊奏他們的音樂，青蛙兒還是唱歌。男孩子採了一朵萍花，插在女孩兒的髮辮上，看着笑道，

「你真像個新娘子了。」



女孩兒似乎沒有聽見，只拉着男孩子的衣，說，「我們來唱魚兒歌，我們一齊唱。」
他們唱歌了。

魚兒來，魚兒來，

我們沒有網，我們沒有鉤。

我們唱好聽的歌，願與你們同遊。

魚兒來，魚兒來，

我們沒有網，我們沒有鉤。

我們采好看的花，願與你們同遊。

魚兒來，魚兒來，

我們沒有網，我們沒有鉤。

我們有快樂的一切，願與你們同遊。

歌還沒唱完，大風起了，溪旁花草舞得很急，水面也起了波紋。男孩子張起帆來，預備

乘風遊行。女孩子放下了舵，一手按住，像個老舵工。忽然兩岸往後退了，退得非常之快，小白船像飛魚一般地遊行於溪上了。

風真急呀！兩岸什麼東西都看不清楚，只見一抹抹的黑影向後閃過。船底的水聲罩住了一切聲音。白帆袋滿了風，像彌勒佛的肚皮。照這樣的急風，不知小白船要被吹到那裏去呢！他們兩個驚慌了；行了好久，不知到了什麼地方。想使小白船停止，可又辦不到，小白船飛奔得正高興呢。

女孩子哭了。她想起家裏的媽媽，想起柔軟的小牀，想起純黃的小貓。今天恐怕都不能看見了。雖然現在在一起的，是親愛的小伴，但對於那些也覺着捨不得。

男孩子替她理被風吹散的頭髮，一壁將手心盛她的眼淚。「不要哭罷，好妹妹，一滴眼淚猶如一滴甘露，很可惜的。大風總有停止的一刻，猶如巨浪總有平靜的一刻。」

她只是哭泣，靠在他的肩上，像一個悲哀的神女。

他設法使船停止。他叫她靠着船舷，他自己站起來，左手按帆繩的結，右手執一柄槳。

很快的一個動作：左手抽結，右手的槳撐住岸灘。帆慢慢地落下來了，小白船停止了。便看兩岸，卻是個無人的曠野。

他們兩個登岸，風還是發狂的樣子，大樹都搖得有點疲

乏了。女孩子揩着眼淚，看看四面無人，又無房屋，不由得

又流下淚來。男孩子安慰她道，「沒有房屋，我們有

小白船呢。沒有人，我們兩個很快活呢。我想，就

在小白船裏住這麼一世，也是很好。你也這

麼想罷。我們且走着玩去。」

她自然而然跟着他走了。風吹來

有點寒意，使他們貼得愈近，彼此手鉤

着腰。走不到幾百步，看見一樹野柿子，

差不多掛着無數瑪瑙球。有許多熟透



的落在地上。她拾起一個來，剝開一嘗，非常甘甜，便叫他拾來同喫。他們於是並坐地上喫柿子，把一切都忘記了。

忽然從一叢矮樹裏跑出一頭小

白兔。他奔到他們跟前，就貼伏着不動。她

舉手撫摩他的軟毛；抱他在懷裏。男孩子笑

道，「我們又得一個同伴，更不嫌冷靜了。」他

說着，剝一個柿子給他喫。小白兔湊近來，給紅色

的果漿塗了半面。

遠遠地一個人奔來，面貌醜惡可怖，身子也特別地高。他

看見小白兔在他們身邊，就板起面孔來，說他們偷了他的小白兔。男孩

子急辯白道，「這是他自己奔來的，我們歡喜一切可愛的東西，當然也歡喜他。」



那人點頭道，「既如此，也不怪你們，還我就是了。」

她捨不得與小白兔分別，把他抱得更緊一點；面龐貼着他的白毛，有欲哭的意思。那人那里管她，一搶就將小白兔搶了去。

這時候風漸漸地緩和了。男孩子忽然想起，既然遇到了人，何不問一問，此地離家多少遠，回去應從那條河走。他就這樣問了。

那人道，「你們的家離這裡二十里呢。河水曲折，你們一定認不得回去。可是我可以送你們回去。」

他喜極了，心想面貌這麼可怕的，原來是個最可愛的人。她就央告道，「我們就上小白船去罷。我們的媽媽，和小黃貓等着我們呢。」

那人道，「不行，我送了你們回去，你們沒有什麼東西謝我，豈不太喫虧了？」

「我謝你一幅好的圖畫，」男孩子說；他兩手分開，形容畫幅的大小。

「我謝你一束波斯菊，紅的白的都有，好看煞呢，」女孩子作贈花的姿勢。

那人搖頭道，「都不要。我現在有三個問題，你們若能回答，便送你們回去。若是不能回答，我自抱了小白兔回去，不管你們的事。你們能答應麼？」

「能，」她歡呼一般地喊了出來。

那人說，「第一個問題是鳥爲什麼要歌唱？」

「要唱給愛他們的聽，」她立刻回答出來。

那人點頭說，「算你答得不錯。第二個問題是：花爲什麼芳香？」

「芳香就是善，花是善的符號，」男孩子搶着回答。

那人拍手道，「有意思！第三個問題是：爲什麼小白船是你們所乘的？」

她舉起右手，像在教室裏表示能答時的姿勢，說，「因爲我們純潔，惟有小白船合配裝載。」

那人大笑道，「我送你們回去了！」

兩個孩子樂極，互相抱着，親了一親，便奔回小白船。仍舊由女孩子把舵。

男孩子和那人各划一柄槳。她看兩岸的紅樹、草屋、平田都像神仙的境界。更滿意的，那小白兔沒有離開，此刻伏在她的足旁。她一手采了一枝蓼花給他咬，逗着他玩。

男孩子說，「沒有大風，就沒有此刻的趣味。」

女孩子說，「假若我們不能回答他的問題，此刻還有趣味麼？」

那人划着槳，看着他們兩個微笑，只不開口。

當小白船回到原泊的溪上的時候，小紅花和綠草已停止了舞蹈；萍葉蓋着魚兒睡了；獨有青蛙兒還在那里歌唱。

傻子

傻子的姓名，沒有一個人知道。

他自出母胎，就睡在育嬰堂牆上的大抽屜裏。小朋友看見過這個大抽屜麼？很深，又很廣，漆着黑漆，彷彿一具小棺材。父母生了孩子不歡喜留着的，便送到這個大抽屜裏。除了送去的人，誰也不知曉，因為送掉孩子的事總是在黑夜裏幹的。明天，育嬰堂裏的人看見抽屜裏有了孩子，便留養着，由乳娘給奶喫。可是，不是母親的奶，又那里有什麼甜味呢！傻子就是喫這種沒有甜味的奶活着的。

他到兩歲光景，身體還是很輕，面孔上有些老年人的皺紋。他止能發「唔啞唔啞」的聲音，不能說話，不能叫人——有什麼人給他親親熱熱地叫呢？他又不會笑。

那一天乳娘高興了，抱着他逗他玩，她含一顆糉子糖在口裏，要他的小嘴湊着接了去喫。他的頭被抱近了，小嘴湊近她的嘴了，才出的鋒利的門齒割碎了她的嘴唇，卻沒有接到糉子糖。胭脂似的血滲出來，她覺得很痛。於是她怒了，重重地打他的頭，又罵道，「你這傻子！『傻子』的名字就此開始行用了。」

他六歲上出了育嬰堂，因為有一個木匠領他去做徒弟。他舉起斧頭時，總是搖搖不定，砍下時，只削去木頭的一層皮。他當鋸子時，常常因推移不動，弄得面紅耳赤；待喫了師父的幾下手掌，才得到師父的幫助。他不懂得哭，並且似乎不懂得痛；舉得起斧頭時他總是砍，推得動鋸子時他總是鋸。鄰近人家看見他的，都說他真是個傻子。

這是很冷的一夜，傻子還在那里做夜工。因為富翁家裏趕緊要造一間五重複壁的暖室，所以師父命傻子同別一個徒弟連夜鋸木板。他吩咐道，「明天要把木板帶到富翁

家裏去用，你們兩個必須鋸完了方可睡覺。倘若今夜鋸不完，明天休要見我！」師父自去睡了。

傻子聽師父已經睡熟，輕輕地對他的同伴說道，「這麼冷的天氣，你做工多麼辛苦，不如去睡覺罷。」

同伴說，「我的眼睛早已黏了攏來，最好立刻躺下來睡。可是木頭沒鋸完，明天不能見師父的面呢！」

「有我呢，」傻子拍着胸脯說，「你不要管。這些木頭統歸我來鋸，包你一夜鋸完。你的夾被不夠暖了，反正我不睡，你把我的破棉絮一起蓋了罷。」

同伴連忙取出自己的夾被同傻子的破棉絮鋪在地上，他躺在上面，鵲落一捲，便進他的舒適快樂的王國去了。

傻子見同伴肯聽說話，非常滿足；看自己的破棉絮圍成個舒適快樂的王國，事情又多麼好呀！他於是重又推動鋸子。他的手凍得有些僵了，彷彿沒有拿什麼東西。細小的煤

油燈火被窗洞裏的風吹動得東斜西倒，木頭上彈着的墨線實在不容易看清楚。但是他不管，只是一推一挽地鋸，簡直像一架鋸木的機器。

天亮了，亮得太早了一點，傻子還有兩根木頭沒有鋸完。師父醒轉來，聽見還有鋸木的聲音；看時，只有傻子在那里工作，那一個徒弟卻包在破棉絮裏。他氣極了，跳起身來，拉開破棉絮就要打。傻子急忙說，「他並不要睡呀，是我叫他睡的，師父不能打他。」

師父聽了，益發惱怒，但惱怒轉了方向；心想傻子不但教人學壞，並且將棉絮借給人家，鼓勵人家學壞，實在可惡！又想富翁家的工作給他耽誤了，不免要受責罰，便舉起六尺桿向傻子頭上打去，恨恨地罵道，「你這傻子！」

這件事的結果是傻子被罰去兩頓飯，只好在旁看他人三口飯一口菜地亂噉。

有一天，他從人家做工回來，天色已經黑了。他慢慢地走，忽然踏着一件東西。拾起來看，是一個布袋，分量重重的。湊近電燈光解開來，好耀眼的光亮，原來是十來個銀元。

於是他站住了。他想，「這些白亮亮的東西，於我全沒用處。倘若帶了回去，今夜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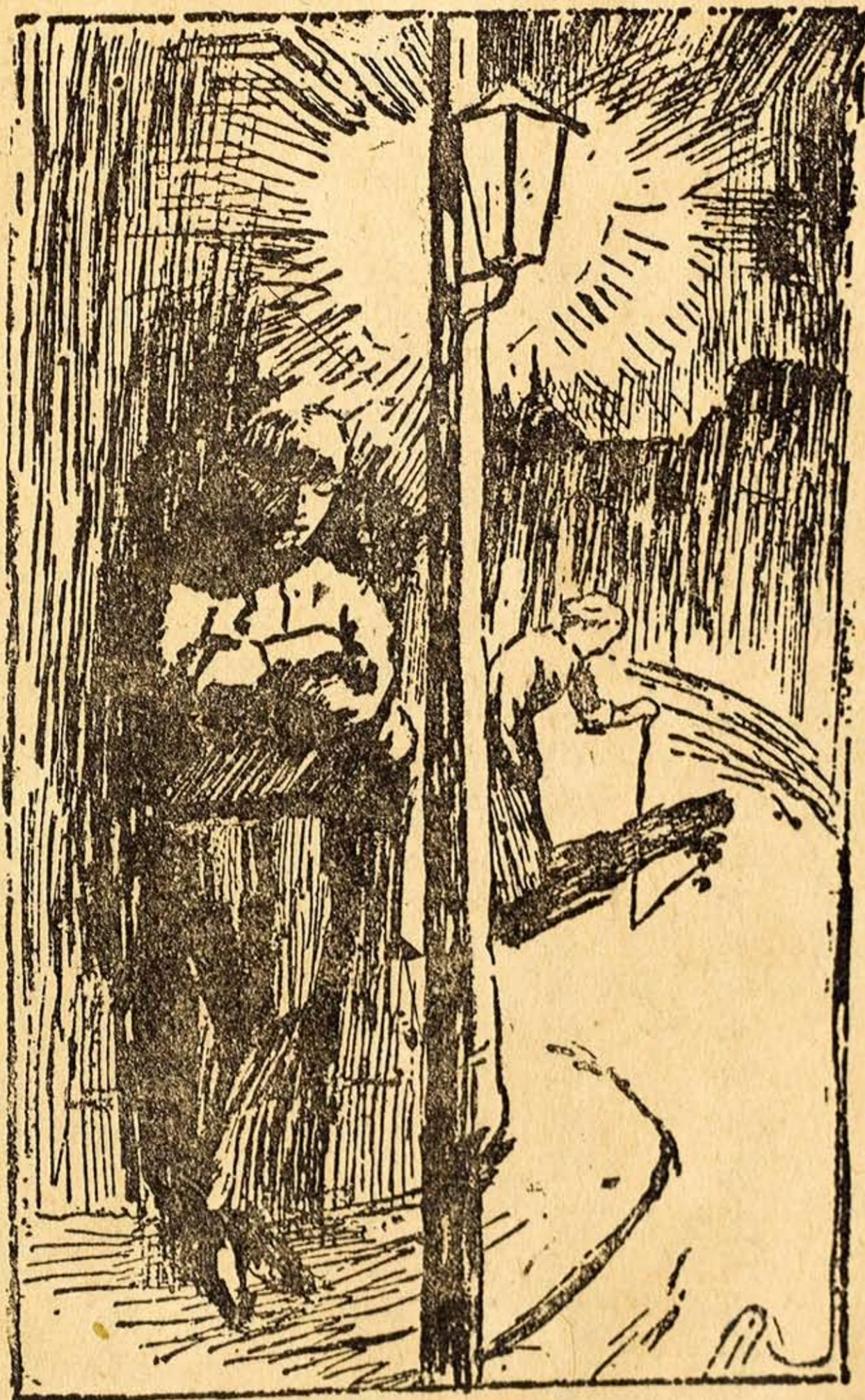
喫兩碗飯，蓋一條破棉絮，兩碗飯和一條破棉絮是本來就有的。但是師父卻很中意這東西，不知什麼緣故。」

他實在想不明白。他又想，「何必去想他呢；反正沒有用，丟了就是了。」正想向垃圾桶丟時，他又轉了一個念頭。「這一袋東西總是誰掉了的。那個人倘若是同師父一樣的，一定捨不得這一袋東西。我把他丟在垃圾桶裏，不要累那個人哭死麼！」他就立在那里等待。

做夜市的小販回去了，喝醉的酒客被扶歸了，查街的巡士走過了，沿街的門都關上了；街上沒有別的東西，止有靜寂的電燈。傻子立在電燈下，只見來找尋這一袋東西的人。他很覺奇怪，難道是電燈掉了的麼？不然，電燈爲什麼亮着他的獨眼，不肯跟大家安睡呢？

那邊有腳聲了，是急促而輕輕的腳聲。傻子心想一定是那個人來了。從電燈光中望去，是一位老太太，眼眶有淚光。她相着地面走，沒有看見傻子。

「老太太，你找一袋白亮亮的東西麼？在這里！」
「拿來阿彌陀佛！」老太太皺痛的臉笑了，笑得真醜。



傻子的師父見傻子不回家，以爲他掉在河裏了，或者給騙子騙去了。到平日睡覺的時候，他就睡了。當傻子摸進門時，滿屋漆黑，師父的鼾聲發得怪響。他摸到破棉絮的地方，就往裏一鑽。

明天天剛亮，傻子的同伴見傻子躺在自己身旁，便推醒了他，問昨夜到了那里去。傻子一一講了。那個同伴從被窩裏伸出右手，指着傻子的額角道，「你這傻子！」

又一天，傻子做工的那人家上梁，照例有糕和饅頭贈給工人。傻子得了兩塊糕，兩個饅頭。

他回家的時候，路上遇見一羣難民。幾個女子，破而污的衣背裏，袋裏裝着赤裸的孩子；有幾個將孩子抱在懷裏給奶喫。他們喊出痛苦的聲音，像荒年的老鴉。

很奇怪的，傻子覺得他們的眼光都射在自己手裏的糕和饅頭。「他們想喫麼？他們未必知道糕是甜饅頭是鹹的。讓他們嘗一嘗新鮮味道倒也好；橫豎這些是我分外的，我回去有分內的兩碗飯呢。」於是他盡所有送與難民。

難民那里料想得到有這麼好的餽贈。他們不喊了，將糕和饅頭分成無數小塊，大大小小都分配到。他們的下齶齊動了，彷彿喫山珍海錯那樣有滋味，傻子看得很有趣。

傻子的鄰居早知傻子當晚有好喫的東西帶回。當他走到門口時，就喊住他道，「上梁饅頭糕分一半喫喫。」

傻子揚一揚兩隻空手，笑道，「你何不預先對我說？對不起，全給難民了。」

鄰居撅起面孔，吐口沫於地，曳長地說，「你這傻……子！」

這一天工人都停工，一切人都歇了業，因為要聽國王在廣場上演說。那個國王非常勇武，帶了兵出去打別國，沒有不勝的。可是新近喫了一陣敗仗——第一次的敗仗。

傻子跟着衆人到場上，站着的人同螞蟻一般。他慢慢地擠前去，居然到了演說臺下。擡頭看國王，滿面怒容，眼睛似乎放得出火，鬚子槍一般地向兩旁挑起。他正在那里演說呢。

「……從未有的恥辱！從未有的恥辱！只有我們勝人，那有人家勝我！可恨的仇敵啊！」

可恨的仇敵啊！我此時的心，最好有一個人，在旁，給我一刀砍去他的頭……」

全場靜悄悄，只有國王的聲音。

傻子看國王的樣子，非常可憐，這樣的惱怒，恐怕要立時昏倒罷。眼前又沒有仇敵，那有方法解他的惱怒呢？一轉念間，方法來了，就喊道，「國王，不必等仇敵罷！你要殺一個人，平平氣，就殺了我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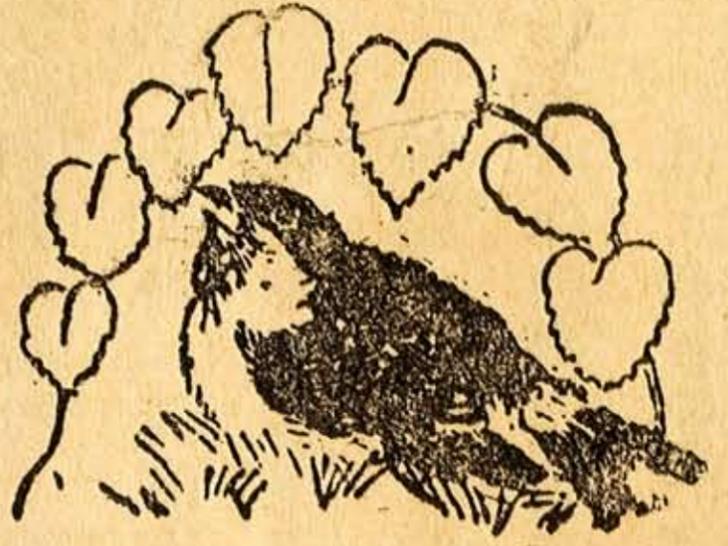
「傻子！傻子！」全場的百姓用呼叱豬狗的聲氣這麼喊。他們恨他打斷了國王的莊嚴的演說，一面又譏諷他的愚癡。

忽然國王的怒容消滅了。他的眼睛發慈愛的光，滿臉堆着笑意，說，「你教訓了我！我要打勝仇敵，你卻要代替仇敵死，這是不如你的地方。以後我再不願打仗了！」

國王請傻子一同回宮，對面飲酒。知他是個木匠，就請他雕一個高大的牌樓，作為永不打仗的紀念。傻子雕這牌樓非常精工，有許多和平之神，手裏捧着樂器；許多獸類，貼伏地上，似乎靜聽音樂的樣子；更有茂盛的樹木花草，都呈歡樂舞動的姿態。

牌樓雕成，行開幕禮的那一天，國王親手掛一個大花圈在正中，全國百姓歡呼慶祝，傻子被擡起來，高高臨空，大家向他身上擲綵花。

凡是走過牌樓下的，總指點道，「這是傻子的成績。」



燕子
子

一叢棠棣花，在綠楊樹的底下。開得多美麗呀！彷彿天空的繁星，放出閃閃的金光。頑皮的風時時推着搖着，棠棣怕羞，只將身子輕嫵。風覺得有趣，推着搖着，再也不肯罷休。棠棣的腰支嬾得疲倦了。

在花叢的旁邊，躺着一個可憐的小東西。他張開嫩黃的小口，等待母親的慰愛的接吻。可是母親的吻在那里呢？這使他只是悲哀地叫。他有金光的羽毛，紅色的圍頸，真是個美麗的小東西。他背部的羽毛上有點血，表明他是受傷了。

他那里知道世間有傷害呢？他清早醒來，唱罷了晨歌，親過了母親的吻，嬌笑着對母親道，「我要去看看春天的景致，聽聽我們鄰族的歌聲，母親，讓我去玩一回罷！」

他的母親應允了，她親着他的紅頸道，「好好兒去罷，我的愛。」

他於是旅行了。他聽過了密語的流泉，看過了淺笑的鵲花，在小山的頂上唱了幾曲歌，在明麗的溪邊洗了一回浴。他覺得累了，須得休息休息，便停在綠楊樹上。

不知什麼地方飛來一顆泥彈丸，正中他的背心。他一痛，就跌下來，躺在棠棣花旁。小嘴修剔背上的羽毛時，沾着溼漉漉的東西。一看，紅的，不是血麼！他更覺痛不可當，於是哀哭一般地叫。「母親在那里呀！你的愛受傷了。母親在那里呀！」

但是母親那里聽得見。

綠楊樹聽着他的哀叫，安慰他道，「可憐的小東西，你喫虧了。你不要相信世間沒有傷害呀！你的母親在那里呢？可惜我的手臂太柔軟。不然，我扶你起來了。」

池水聽着他的哀叫，安慰他道，「可憐的朋友，你喫虧了。你不要相信世間沒有傷害

呀！你的母親在那里呢？可惜我的身子給河岸圍住，不得自由。不然，我替你洗去血污了。」

蜜蜂聽着他的哀叫，安慰他道，「可憐的朋友，你喫虧了。你不要相信世間沒有傷害呀！你的母親在那里呢？可惜我的翅膀太單薄。不然，我抱着你，送你回家去了。」

棠棣花聽得他的哀叫最親切，因為就在身邊。她覺得十分可憐，便甜甜蜜蜜地安慰道，「美麗的小東西，你的母親總會來的，不要啼哭。我這裏你暫時可以將息，我替你覆蓋，我替你看護。你好好兒將息一會罷。」

他聽了許多好意的話，似乎痛得好些。他小小的心裏想，「這些都是好意呀。但是他們都教我，不要相信世間沒有傷害。難道世間真個還有傷害麼？」

這一天小小的青子正放假。她獨自走到野裏，採些野花，預備送給她的小友玉兒。她穿着湖色的衫子，兩條小臂幾乎全露。軟軟的髮披在她的肩上，時時給風吹起。看她輕鬆的步子，知道她心裏裝滿了快活。

她手裏有了紅的白的花，心想這鮮黃的棠棣花也得采一點。正要采時，一聲哀苦的

叫使她住了手，原來一個可愛的小燕子躺在那里。呀，金光的羽毛上有血斑呢！

她放下手中的花，將小燕子捧了起來；取出雪白的手巾，給他拭去血污。更輕輕地撫摩他的羽毛；將右頰

親着他，柔語道，「可

憐的小寶貝，你喫苦

了。是誰欺侮了你是

誰欺侮了你？現在你

的痛苦過去了。我給

你睡柔暖的牀；我給

你喫甜美的食；我給你做親愛的伴。你跟我回家去罷，小寶貝呀！」

小燕子睡在她的手掌上，又溫又軟，非常舒適。他又叫了，但不再含哀痛的意思，只有懷念的神情。「母親呀，我遇見可愛的小姑娘了。她歡喜我，帶我回家去了。你到她家裏看



我罷。我很安好呢。但是，你要馬上來呀！」

綠楊樹、池水、蜜蜂、棠棣一齊放了心，和聲歡送道，「她是個仁慈的小姑娘。她能代行

我們的

心願。你

跟她去

罷。倘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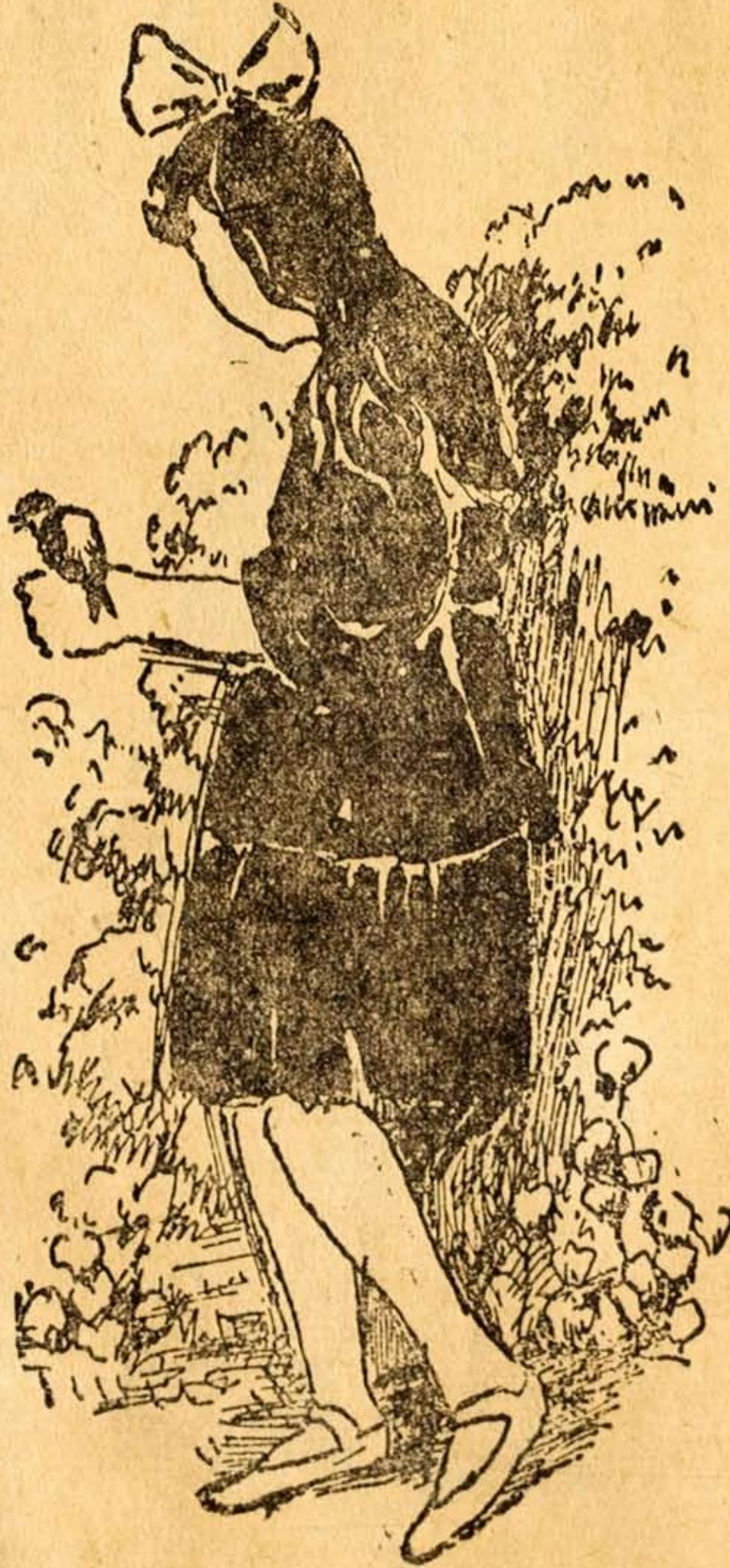
你的母

親到這

里來，我

們會告

訴她。再會了，幸福的小燕子。」



青子將小燕子帶到家裏，先去告訴了玉兒，順便送與采得的野花。玉兒聽了，非常歡

喜說她們必須好好兒給他調養，使他恢復活潑可愛的精神。於是她們倆有新鮮的事情做了。

青子調些很好的東西給他喫；玉兒采一種柔軟的草，鋪在一個匣子裏，做他的窠。他喫得很飽。受傷之

後，有點疲倦，此時

昏昏欲睡。青子和

玉兒看護着他，輕

輕地唱着睡歌道，

「小寶貝睡呀！貓

來打他，狗來罵他，

小寶貝睡呀！」他漸漸熟睡了。

小燕子一覺醒來，只見兩個笑臉緊貼着，看自己呢。他略一回思，便記起自己受傷被



救的事情，「母親，爲什麼不來呀？你一定在尋我呢。我卻在這裏等你。小姑娘待我好，爲什麼不將你也接來呢？」他懷念的淚滴下來了。

青子看了，心裏也覺難過，舉起手巾輕輕按着眼睛。「小寶貝且耐着。沒有方法尋到你的母親呢。暫將我這裏作你的家罷。好好兒靜養着，待你的傷勢復原。一面，我們加意找尋你的母親。」

小燕子只是滴淚。

玉兒說，「你善於唱歌的，定必喜歡聽歌，我唱一支歌給你解悶罷。」

玉兒唱了：

樹頭的紅那里來？

山頭的綠那里來？

紅襟的小寶貝呀，

你帶來的春消息！

油碧池波那里來？

甘芳土氣那里來？

紅襟的小寶貝呀，

你帶來的春消息！

醉人暖風那里來？

迷人煙景那里來？

紅襟的小寶貝呀，

你帶來的春消息！

青子唱着和聲，使這個歌格外好聽。她面貼着匣子軟語道，「你總快活了。這個歌比你的怎樣呢？」

小燕子本有唱歌之癖，現在聽了歌，禁不住也要試一試。他悲戚地唱了：

愛的母親在那里？

愛的母親在那里？

你的愛在這裡呀，

誰與你傳個消息！

你在山頭尋我麼？

你在水邊尋我麼？

你的我在這裡呀，

誰與你傳個消息！

我在這裡等你呢！

我在這裡等你呢！

我要睡你懷中呀，

誰與我傳個消息！

青子忽然拍着玉兒的肩道，「忘記了，我們何不替他在新聞紙上登個告白呢。」

玉兒馬上去取了鉛筆白紙來，口裏嚷道，「我來寫，我來寫。」玉兒寫以下的告白：

「親愛的母親，兒中了一個輕微的傷害，受了點傷。現在青子小姑娘留我在她家裏，一切都安適。你不要起一絲兒驚恐呀。可是兒盼望你立刻到這裏來，盡你翅膀的力——但不要太乏力了。快來！快來！你所愛的小東西。」

青子笑着向小燕子道，「這就好了。明天你的母親在新聞紙上看見了這個告白，一定就來。現在可以收住你的悲戚了。」

小燕子方才不再滴淚。青子玉兒伴着他，講些黃金洞小女王的故事。晚上點起了挂燈，她們又在金色火光底下，唱些神仙的歌，直到他進了夢鄉。他在夢鄉裏，同他的母親去訪竹雞的家，小竹雞取出松子款待他，好不快活。

明天上午，他的母親急急地飛了來，一看見他，便撲開翅膀抱住了。「尋得我心碎了！傷的什麼地方呢？可愛的……」

小燕子樂得只是流淚，他張開了黃的小口，不住地親母親的嘴。「你來了，一切都安